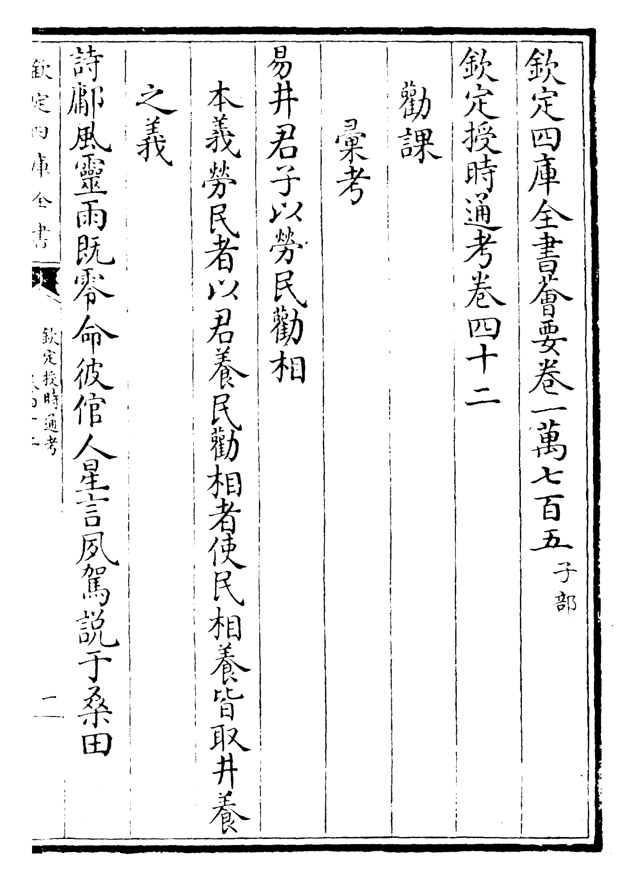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百五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二

勸課

彙考

易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詩鄘風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
辭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
又小雅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
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
敏
箋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穡至則又
加之酒食以勞之爾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措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疏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郊用上辛耕用亥日

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註田田畯也主農之官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步道曰徑術周禮作遂小溝也直謂封疆徑遂也

又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

集說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又祭義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

管子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楚箴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亢倉子農道篇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行其志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以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

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勸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

漢書食貨志三考黜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

後漢書和帝永元五年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

拾遺記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文心雕龍昔伊祈氏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兹

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

舊唐書開元二十二年上自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五年初以二月為中和節詔文武

百辟進農書獻種稑

五代史唐明宗長興四年三月帝幸龍門七里亭農事方春田民遍野帝見其刳桑稼樹枉駕勞問親自勸課其月太原石敬瑭進耒耜一具時帝嘗巡近郊見農民田具細弱而犂耒尤拙曰農器若此宜其無所穫也因詔河東河北進農具以爲式樣太原首有是進降詔褒之

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五月幸玉津園觀刈麥十月幸

玉津園觀稼八年四月幸玉津園觀種稻
又太宗紀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幸城南觀麥九年五月
車駕出南薰門觀稼召從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麥咸賜
以錢帛雍熙二年五月上幸城南觀麥賜田夫布帛有
差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
玉海宋眞宗天禧四年詔館閣校勘四時纂要齊民要
術二書鏤本摹賜又出繪龍封甕祈禱祕法令長吏遵
行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九年七月頒諸農書於郡邑十一月立州縣墾田增虧賞罰格

朱文公文集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脈疎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

田段一例犂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徧數節次犂耙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内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難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𣊬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内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稗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仔細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致饑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

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作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修築如縣司不為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别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麻柘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餧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

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

又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户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犂種蒔既不及時耕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畧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别

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
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
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
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
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
鼓腹無復饑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
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内人
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

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旁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咎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又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爲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爲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來此承攝敢墜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趨

時旱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
飢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協力興修務令
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漑如事干衆即時聞官糾率人
功借貸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耔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餧飼不得輒行
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敕科決脊杖二十每頭追
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户遞相告戒

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爲無補今仰人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

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貝麻苧亦可供備衣
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
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秋冬成
熟方始一併塡還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
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
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
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

應副穀米秋冬成熟之時仰佃户各備所借本息塡還
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爲監納
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内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債寄之擾象獸有
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
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
勸諭人户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
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户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

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為己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税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為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畆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户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為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户人人習熟

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
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
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
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
亦恐别招陰譴不須如此計較行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覔騷擾科敷
抑配强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
茶等爲名科發人户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寛恤之意欲

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
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印給榜文勸諭人户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之意今恐人户未能遍知别具節畧連黏在前請諸父
老常爲解説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
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遣上學讀書
學道修身興起門户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

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

元史食貨志世祖中統元年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又

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

又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

明史吳元年上出視園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

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

乎夫農惟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

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

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又明太祖嘗幸鍾山自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不歷田畝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耕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此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二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三

勸課

詔令

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兹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又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

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又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

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又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有不登意為末

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又昭帝紀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又宣帝紀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

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又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彊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

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地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辠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又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又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

則三時有成有司其勉順時氣勸課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祥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又十年詔曰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

又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

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愼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
寃獄五教在寛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
又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
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
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
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旨
又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

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又二年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又三年詔曰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

聖澤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利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又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三國志孫權傳赤烏三年詔曰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

生項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
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勤察非法
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
又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
食足知榮辱自項年以來良田漸廢見穀日少亦由租
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
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雖太古
盛化未可卒致漢文昇平庶幾可及諸卿尚書可共咨

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晉書食貨志武帝泰始二年詔曰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

又四年詔曰使四海之内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

朕意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惟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

又禮志泰和四年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更換而不得侵人也

又食貨志五年詔以司隷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
弘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項遇年普饑
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
穀千斛

宋書文帝紀元嘉八年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
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深存務本
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
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

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
又元嘉二十年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一夫
輟稼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磬家
無宿積政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
誠由德政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
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在懷
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
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

其誅賞觀察能殿罷嚴加黜陟

又二十一年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兖豫及揚州浙江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菑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並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枲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又二十九年詔曰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

又孝武帝紀大明二年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

齊書武帝紀永明三年詔曰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

陟

又明帝紀建武二年詔曰食爲民天義高姬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朕肅扆巖廊思引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無忘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主者詳爲條格

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由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卷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又元帝紀承聖二年詔曰食乃民天農為治本垂之千

載貽之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稼穡爲寶
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册秦人有農力
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一廛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
爲匈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
外即宣勒稱朕意焉
陳書文帝紀天嘉元年三月詔曰守宰明加勸課務急
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茲日
又八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珠玉朕哀矜黔庶念康弊

俗思俾阻飢方存富教麥之爲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節萬寶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

魏書太宗紀泰常二年詔曰今東作方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州觀民風俗問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聞

又世祖紀太平眞君四年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于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

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為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之徒各厲精為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發有司彈糾勿有所縱

又正平二年初恭宗監國曾令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其制有司課畿内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於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

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又高祖紀太和元年正月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以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于農桑者加以罪刑

又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

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于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又十六年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耘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

又二十年詔曰農爲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

勵其令畿內嚴加督課隋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

名聞

又世宗紀景明三年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籍粢盛所

憑冕織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祗

修令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遠拂羽有辰便可表

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兆億

又正始元年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

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民無餘力

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

北齊書武成帝紀河清三年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就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

北周書武帝紀建德四年詔曰陽春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

秋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五年謂羣臣曰太平之基在于家給人足今兹麥既大熟宜停庶務每司别留一二人守曹局餘皆宜休暇親事務農流罪以下囚罪名定者亦放收穫

又六年詔曰今風雨順節苗稼實繁普天之下咸同茂盛五十年來未嘗有此倉箱之積指日可期時爲溽暑方資耕耨廢而不修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項州

縣牧宰明加勸導咸使戮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
朕意
又太宗貞觀三年詔曰朕祗承大寶憲章典故今將履
千畝於近郊復三推於舊制宜令有司式遵典禮二十
一日親祭先農籍於千畝之甸
又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敕戒諸州郡督刺史縣令務盡
地利禁游食
又玄宗開元四年詔曰關中田苗今正成熟若不收刈

便恐飄零緣頓差科時日尚遠宜令併功收拾不得妄

有科喚致妨農業仍令左右御史撿察奏聞

又十二年詔曰有國者必以人爲本固本者必以食爲

先先王於是務其三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

實在於斯朕撫圖御歴殆踰一紀旰食宵衣勤乎兆庶

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寧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

遺利人多廢業游食之徒未盡歸生穀之疇未均墾以

是軫念遣使臣恤編户之流亡閲大田之衆寡其先是

逋逃並宜自首仍能服勤壟畆肆力耕耘所在閑田勸其開闢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且天下風壤多有不同地既異宜俗亦殊習固當因利制事不可違人立法賦役差科于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續狀奏聞

又十七年詔曰獻歲發生陽和在候乃睠甿庶方就農桑其力役及不急之務一切並停百姓間有不穩便事須處置者宜令中書門下與所司喚取朝集使審問商

量奏聞

又二十九年制曰古之爲理必順時行令獻歲發春仁氣育物直叶陽和之德以勸播種之務天下諸州委刺史縣令加意勸課仍令採訪使勾當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擾其今月諸色當審人有單貧老弱者所司即揀擇量放營農

又天寶九載詔曰農爲政本食乃人天必禾稼之及期遂京坻之厚積是以愛人存乎重穀勤政在乎厚生俗

之所資何急于此如聞遠近每至秋中穀禾熟時即責充馬藳芻規求利之心殊害生成之性靜言斯弊實資懲革自今已後不得更然牓示要路咸使聞知

又肅宗上元二年正月詔王者設教務農爲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將興敦本勸人實爲政要宜令天下刺史縣令各於所部親勸農桑

又九月詔曰田功在謹農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種穀諸州等各置司田叅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置田正二

人於當縣揀明㶊田種者充務令勸課

又代宗永泰元年制曰農政本也食人天也方春之首重於東作除軍興至急餘一切並停百姓專營農事其逃戸復業及浮客情願編附者仰州縣長吏親就存撫特矜賦役全不濟者量貸種子務令安集

又德宗貞元二十年詔曰理化之本係乎京師副朕憂人屬於長吏宜勉務農桑各安生業以舒朕懷

又宣宗大中二年制云君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有國

有家捨此無急如聞州府之内皆有閒田空長蒿萊無人墾闢與其虚棄曷若濟人宜令所在長吏設法召募貧人課勵耕種所收苗子以備水旱

又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詔富民之道莫尚於務農力田之資必先於利器器茍不利民何以安聞諸道監冶所賣農器或大小異同或形狀輕怯纔當開闢旋致損傷近百姓秋稼雖登時物頗賤既艱難於置買遂抵犯於條章茍利錐刀擅興爐冶稍聞彰露須議誅夷欲使上

不奪山澤之利下皆遂畎畝之宜務在從長庶能經久
自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
又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勅農桑之務衣食所資一夫不
耕有艱食之慮一婦不織有無褐之虞今氣正陽春候
當生發宜勤用天之業將觀望歲之心諸道州府長吏
宜勸課耕桑以豐儲積編民樂業仍倍撫綏
又二年敕諸道府州吏六府允修無先重穀九扈分職
厥惟勸農今則東作聿興西成係望我有羣后政在養

民苟不懈於行春諒倍登於多稼卿分憂事任道俗康平樹以風聲靡如草偃必汙萊之地並作百廛游惰之民咸勤四體用洽帶牛之化更彰棲畝之謡養恬之懷寖興斯切詔到卿可散下管内勸課鄉縣百姓依時耕種栽接桑棗勿縱游惰務在精勤

玉海宋太祖建隆三年詔曰生民在勤所寶惟穀先王明訓也陽和在辰播種資始宜行勸誘廣務耕耘

又乾德二年詔農爲政本食乃民天今土膏將起宜課

東作之勤使地無遺利人有餘糧

又太宗雍熙四年九月出御札曰王者上事穹蒼下臨黎獻遵執古御今之道推子民育物之心必務穡以勸分庶家給而人足朕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靈嘗一膳必思稼穡雖燔柴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籍田之禮

文獻通考太宗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

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

更示捐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

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

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眞宗紀景德三年詔渭州鎮戎軍收獲蕃部牛送

給内地耕民

又大中祥符元年詔東封道路軍馬毋犯民稼

又五年江淮兩浙旱詔給占城稻種教民種之八月淮

南旱詔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寛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
民流者罪之
又六年七月詔天下勿税農器
又天禧元年八月詔京城禁圍草地聽民耕牧又免牛
税一年十月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又食貨志天禧四年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
使臣為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
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撿括稻税凡農田事悉

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黜陟

又仁宗天聖六年詔民流積十年者田聽人耕三年後收減舊額之半流民能自復者亦如之諸州長吏能勸民修陂塍墾荒增税二十萬以上者議賞

又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流民買耕牛者免征

宋史徽宗紀政和元年詔立守令勸農黜陟法

又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内躬行阡陌程督勤惰

玉海高宗建炎二年詔給流民官田牛種

又紹興二年詔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於後圃令人引水灌畦種之亦欲知稼穡之艱難

宋史高宗紀紹興七年詔諸路歸業民墾田及八年始輸全稅

玉海紹興十七年詔曰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

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厚

宋史孝宗紀乾道九年飭監司守令勸農

又淳熙八年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以奉行勤怠爲賞罰

又淳熙十一年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民之闕

又寧宗紀慶元元年二月詔兩淮諸州勸民墾闢荒田

又嘉定二年七月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種麥十月給諸路民稻種

又理宗紀寳慶三年詔郡縣長吏勸農桑抑末作戒苛擾

又端平三年詔勸農桑

遼史太祖紀天贊元年詔分北大濃兀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郡效之

又太宗紀會同元年詔有司勸農桑

又興宗紀重熙二年八月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

宜通撿括普爲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

又道宗紀 清寧二年詔遣使分道勸農桑

金史太宗紀天會四年詔曰朕惟國家四境至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畆未闢百工畧備而禄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又章宗紀明昌五年詔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又泰和二年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

聞

又宣宗紀興定三年諭三司行部官勸民種麥無種粒

者貸之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詔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程

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

又三年命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不得擅興不急

之役妨奪農時

又至元六年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為條目仍令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

又二十三年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

又成宗紀元貞元年詔以農桑水利諭中外

又大德二年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各道廉訪司治之

又食貨志武宗至大三年詔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

明勸課之令

又仁宗紀皇慶元年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

諳知農事者用之

又延祐二年詔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又英宗紀至治二年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以時觀之

又泰定帝致和元年頒農桑舊制十四條於天下

又順帝紀至正元年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明史太祖紀洪武元年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

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禮

明會典洪武四年詔府州縣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

明史太祖紀洪武八年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行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

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

聖學格物通洪武十二年諭曰中原民所恃者二麥九月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敕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為晚也

明史太祖紀洪武十三年諭戶部令天下人民每村置

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

又洪武十八年諭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盛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婦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人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

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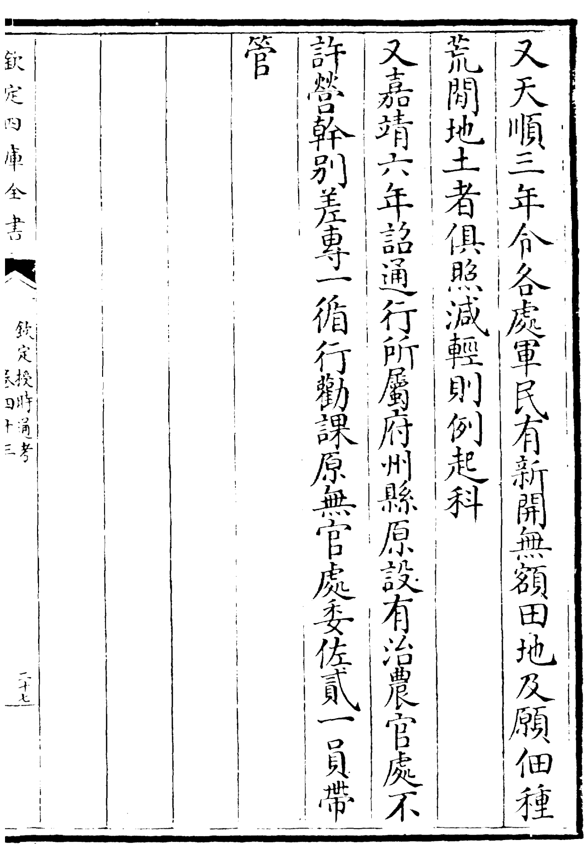
明史成祖紀永樂二年諭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本愛民以實惠為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民即所以事天今春和時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於治理欽哉

聖學格物通永樂二十二年諭曰農者生民衣食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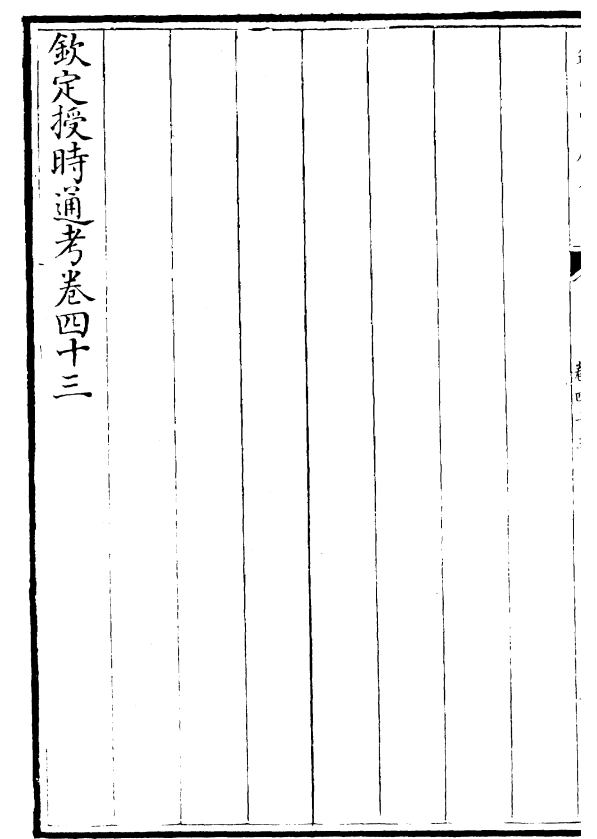
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農作名亂亡者不可不謹

明史宣宗紀宣德元年諭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詩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親寫是詩以示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

明會典景泰三年令丁多田少之人開墾田地



又天順三年令各處軍民有新開無額田地及願佃種
荒閑地土者俱照減輕則例起科
又嘉靖六年詔通行所屬府州縣原設有治農官處不
許營幹别差專一循行勸課原無官處委佐貳一員帶
管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顧振

謄録監生臣曹秀楡

繪圖謄録監生臣董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四

勸課

章奏

國語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龎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

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
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
膏其動勿震勿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
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
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
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
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
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

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賛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賛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

九之王則大侚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前漢書食貨志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

足恃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又晁錯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餒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

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

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罰粟有所渫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

又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

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
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後漢書魯恭傳永初元年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永元
十五年來刺史太守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
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
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比年水旱傷稼
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

來陰寒不燠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

又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四年春車駕校獵河内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惟陛下因行田野循

視稼穡消揺彷徉弭節而旋

又黄瓊傳瓊上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凉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

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三國吳志華覈傳孫皓時倉廩無儲華覈上疏曰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且飢者不待美饌寒者不俟狐貉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

之家猶復逐俗内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夫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乃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爭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晉書食貨志宣帝督諸軍伐吳鄧艾以為大兵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

又杜預上疏曰臣輒思維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埆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

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

又晉元帝大興元年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

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又齊王攸傳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

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於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敕州郡撿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飢餒哉

又束晳傳晳上議曰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僭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禜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

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蔗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力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或謂北土不宜蓄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

在葦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閑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制者也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瀉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搆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謡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

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鍤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

又温嶠傳時國用不足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

桑蔡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
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

宋書袁湛傳時建議大田湛弟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為本民資食以為天修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遊者言歸遊子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

應用商以通財飭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偽者賤

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

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

儀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

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

作繁矣窊劣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

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

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鎮

之以無欲助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澆薄自淳大化有漸矣

又周朗傳宋孝建中周朗疏曰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賞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麻苧蔭巷緣藩必

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悉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

魏書高允傳允領著作郎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

者衆允因言曰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

又李安世傳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各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户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

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

又韓麒麟傳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蓄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耤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踴貴

實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
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别民歸樸素制天
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廵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
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
亡矣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
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
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
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

則民無荒年矣

又蘇綽傳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宏强國富人之道其三盡地力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

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

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絶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菓藝其蔬菜修其園圃蓄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

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唐書食貨志德宗貞元四年宰相陸贄上疏其三條言
廉使奏吏之能者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夫貴
戶口加增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則有州縣破
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
舊畬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爲汙萊有稼穡不增之病
此州若損客戶彼郡必滅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
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

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

又權德輿傳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闢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

冊府元龜唐天福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張鑄奏臣聞國家以務農是本勸課爲先用廣田疇乃資倉廩竊見所

在鄉村浮戶方思墾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穀未臻於三頃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斂畏以嚴刑遂舍所居却思他適覩兹阻隔何以舒蘇既乖撫卹之門徒有招攜之令伏乞明示州府應所在無主空閒荒地一任百姓開種候及五頃以上三年外即許縣司量戶科徭如未及五頃以上者不在騷擾之限荒榛漸少賦稅增多非惟下益蒸黎實亦上資邦國從之

玉海周世宗顯德三年留心農穡思廣勸課之道命國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於禁中名近臣觀之學士承旨陶穀爲贊以美其事其序曰耕於歷山重華之德也蠶於岐陽大姒之美也我后在宥之四載以爲化民成俗者莫如身率乃命有司刻木爲耦人耕耘之象又爲織婦蠶女之類置於紫庭亦几杖盤盂座右之義也志在足食豈同流馬之運人皆有褐且殊昆明之石同穎八蠶可翹足而望豈比獲玉鉤於山陽空有採桑

之號陳金根於鉤盾但為弄田之戲哉贊曰寒耕暑織上感皇情帝梧景轉遲遲欲行宮簾風度扎扎有聲疲俗是念侈心不萌

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民生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

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寛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户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兹浮蕩絶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

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
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
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
蔬菓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
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
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徵量田輸稅若民力不
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
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値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

戸部

又司馬光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蟊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斂之臣於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

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

又紹興二十六年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强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閑田許人刬佃

又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爲世業三分爲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

又七年知揚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殘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户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

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
賦庶民知勸
又淳熙六年提舉浙西顔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
桑廣種植也今鄉民間於己田連接閒曠磽确之地墾
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爲人所訟即以盜耕
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戢告訐之
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
又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

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戸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

又朱熹知漳州㑹臣僚請行閩中經界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

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税特許過鄉過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内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税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説

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阻怯此則不能無慮

古今治平畧范祖禹以經筵進疏曰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禄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

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意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

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名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績紡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

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眞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

大學衍義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七月之詩使瞽矇歌之宮中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

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於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尊卑貴賤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奬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豪無所從給預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

飽敢望有鹽酪之嘉味乎夫農夫女紅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孝祖以爲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

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為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勩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於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傜役以奪其時毋横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賑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

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元史食貨志至元七年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農桑之
制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
爲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
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
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
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村某人於上社長以時
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社中

有喪病不能耕種者衆合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助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種植之制每丁課種桑棗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各社種苜蓿以防饑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鵞鴨蒔蓮藕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巡視有蝗蝻遺子之地設法除之

又虞集傳泰定中集拜翰林直學士嘗因講罷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墮者而易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

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寛東南海運以舒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又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捄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志士急乎近效則怨讟生不幸大災之餘正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寛其禁令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畒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

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

明史李信圭傳宣德八年春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及致田土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

大學衍義補臣按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

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虚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雖以
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筭而於田租則未嘗
有加焉兹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恵也自是而後君非
不耕籍田后非不親蠶非不下憫農之詔非不敕守令
以勸相然皆尚虚文而已非實恵也是故農不必勸也
能無擾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名之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蓄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仁聖在上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遊惰則爲之者衆省徭役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有憫念之心不設勸農之官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田里小民不勝多幸

又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爲國故周公於書既作無逸以爲其君告使其知小





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豳頌以為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寧及其作周官也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無非以為農事而已噫周公之輔成王陳言以獻忠於上者惓惓以稼穡為言建官以分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為急其知本乎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四